

想爾軒丸乃授風人作詩以七言獨其形神之能止此
聖穆皇帝西首東望送爲侍郎之大於帝而平子不

——高二適批校《劉禹錫集》——

高二適 批校



NLIC 2970679728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凤凰出版社

高二適
批校

高二適批校《劉禹錫集》



NLIC 2970679728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高二適批校《劉禹錫集》 / 高二適批校. -- 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506-0057-7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劉禹錫 (772~843) —
文學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37601號

書名 高二適批校《劉禹錫集》
著作者 高二適
責任編輯 王華寶 姜嵩
裝幀設計 姜嵩
出版發行 凤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凤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
印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江蘇省金壇市晨風路186號 郵編：213200
開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張 51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0057-7
定價 220.00 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9—82338389)

出版說明

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晚年自號廬山人，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一說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後裔。曾任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早年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人號『劉柳』；晚年與白居易友善，並稱『劉白』。是唐代中晚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劉氏以詩文著稱。其詩遠紹風騷，近宗盛唐，繼大曆予以新變，自成一家，白居易尊爲『詩豪』。劉氏還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同時的文學家李翱曾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宋代謝采伯評價說：『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哲學論著《天論》三篇亦有較大影響。生平事迹見於新、舊《唐書》本傳，唐韋絢編《劉賓客嘉話錄》記錄其晚年有關創作、學問等方面的談話，今人卞孝萱先生《劉禹錫年譜》對其生平和各種史料多有考訂。

當代著名書法家、學者高二適先生（一九〇三——一九七七），雅好詩詞，有感於『中山以文無害獨沉溺千年而不返』，以數十年之力批校劉書。他所批校的《劉夢得文集》，未出版前，著名學者章士釗先生即多讚譽。高先生精通文史，擅長詩詞。曾考入北平研究院爲國學研究生，擔任高校教員和圖書館職員等。一九六三年經章士釗先生引薦，被聘爲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一九六五年參與《蘭亭》論辯，《蘭亭序真偽駁議》和《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等文影響極大，爲世人

所矚目。受約擬定《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後題》及《跋劉賓客〈天論〉》二文，收入章士釗《柳文指要》。章士釗爲此有讚許詩句「獨慮天書讀難盡，高亭猶自敞河源」。此外，傳爲西漢史游撰寫的《急就章》，爲世所重，然有傳訛。高先生歷時十載，廣收歷代傳本、考校本，參考各種考釋，及漢隸殘簡、碑帖字書等，排比章正，審核異同，糾正各種失誤，撰成《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一九八二年出版，近又影印線裝出版，頗得學人讚譽。

關於劉氏文集，劉禹錫原親編爲四十卷，後散逸十卷，宋代宋敏求輯遺逸詩文爲《外集》十卷，故劉集今有四十卷本及三十卷本傳世。三十卷本有明刻本《劉賓客文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又有光緒五年定州王氏刻《畿輔叢書》本，《叢書集成》即據之排印。四十卷本今存宋刻本三種：一爲南宋浙刻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末有宋敏求《劉賓客外集後序》和紹興丁丑（紹興八年，一一五七）董弁跋，屬小字本。明清以來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屬此系統。原藏熱河避暑山莊，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一九二三年吳興徐森玉曾借出影印；另一種爲宋蜀刻大字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藏日本平安福井氏崇蘭館，一九一三年，武進董康用珂羅版影印百部歸國，後《四部叢刊》據董本影印，遂廣爲流傳；第三種爲宋蜀刻本《劉夢得文集》殘本，存一至四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北京圖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此外則有光緒三十一年仁和朱氏結一廬《剩餘叢書》本，係據明抄本刊刻，《四部備要》據之排印，此本又收入劉氏《嘉業堂叢書》中。明、清兩代的毛晉、惠棟、何焯、馮浩、黃丕烈等人曾對劉禹錫集作過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數是抄本，流傳不廣。今人整理本有：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中下），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下），嶽麓書社二〇〇三年版。

關於高氏批校的過程，據其一九六三年初成稿時所作《校錄劉夢得集述》：『校讀中山《劉賓客集》，於今殆閱廿餘年矣。』可知批校工作始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又文末記：『一九六年長夏重校一過，二適父記。六七年三月再校，是年十月三校。六九年一月又復校注。七二年一月，又十月，再校及注。』可知成稿後又經四次校改。關於校勘凡例，據其所述，可知有三條，一是：『本校錄既以董本為祖，凡董本之訛誤，則以紹興本及畿輔、結一廬兩叢刻校之，其勘定諸刻之正誤，則仍以董為依歸，王、朱二刻，確為明本，可補宋槧之闕失，故凡董氏有不盡然，及諸刻有可從者，校錄均一一勘定，歸於一是，計其大略，董之訛常在字體之間，紹興本有為人誤改文字，明刻則多竄易之處。此形跡顯然，即吾取捨所在也。（竊意明刻本前定尚有祖本在，其謂明人無據竄改古人文字，吾不之信，其中顯然出於鈔工刻手及字法之正俗，最易傳訛，此乃事實耳。）』二是：『校錄以古詩文家者流用字有義有法，又必有所本，故本書文內不取支吾兩可之詞。凡坊俗刻一作某云云者，義不當存，則抉去之。惟各本所列字，仍甄擇至要，存於簡末，至於所校不誤之字，必注明字原來歷，俾有足徵。』三是：『校錄既成，凡日人崇蘭館所藏賓客本集，及本土宋紹興本，畿輔、結一廬兩叢刻，暨商務《叢刊》、中華《備要》等所襲用之本，均可藉校錄改正之，昔賢有言，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故不多讓云。』可知高先生是以較為通行的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本的小字本《劉賓客文集》為工作底本，而以董本為祖本，因改工作底本而題為

《劉夢得文集》。而劉氏文集，從卷次、篇題編排，到文字異同，所在多有。高先生又爲特立獨行之人，行事亦難以常規衡之。故本書改變行款，夾入大量批語、校語或考證，徑改之處亦復不少。考證之語如外集卷七《律詩》：『右《柳和》兩詩，河東集失收，而反誤以賓客《重別》《三贈》二截爲河東之作，以劉易柳，其謬甚矣。』高先生爲書法大家，批語常有百數十字，如卷十二《論》末：『此柳州《天說》，諸本均編在《天論》前，惟《畿輔》編在後，其唐人別集，于唱酬詩什，亦均如此。意其爲尊讓之說乎。今以編集爲主，從習慣低一格而殿之，如明人重編柳州集，即置劉公《天論》三篇于柳說後是也。』卷十三《劉夢得辯易九六疏記》長文全部錄入等，韻味十足，固可寶之。全書許多篇什，亦施句讀，可資參考。

無論是從文獻價值、書法價值，還是從學術文化方面看，高二適先生批校的《劉禹錫集》，均有很高的出版價值。高本原編爲五冊，今合爲一本，新增目錄，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校錄劉夢得集述

余不佞校讀中山劉賓客集於今殆閱廿餘年矣。平昔櫽於行世諸本，紛挾糾錯，蓋即以宋明鉛槧言之，從未見有駕行好學之士纂輯攻琢其中，訛謬不啻如范書臣贊所云元二之灾，同於陽九或附之百六者，豈非風悟未植，致多乖迕，逮至滿清金唐詩文輯，其情諒乃益浩否，可紀矣。不佞居恒傷之，會壬寅孟陬，適由甯觀謁吾師長沙章公孤桐於燕邸，席次談及劉賓客夢得詩筆，在中唐本赫然與昌黎柳州鼎峙而隴西李勣習之，并推為當時文章之盟主焉。今韓柳集幾致家弦戶誦，入手一編而中山以文無害，獨沉溺千年而不返俗，儒引

繩排根竟以其文肆質齋置同牢陸下至明李
諸偽選家者流亦曾未予以湔雪烏參世論修舒
告責塞於兩儀致使五行秀氣為之消阻閉藏
是豈綴學之士之一二人之不幸也哉迺令元正長沙
公自著柳文指要將定稿矣公復以詩什來示其二
則曰冰冷東淘俊少年重提退筆邁無前中山集
紀開新樣火急河東二妙緣余得此卒誦之徇為皇
皇然蓋公欲起膏肓沉沒於劉柳二公固已風具同
感嗣公讀頌書命中中亹亹且欲圖與小子適
并肩廄入中唐劉柳大師講壇不喜繢足為時態
之好尚重言一發華藻同光噫公今執斯評之公
與是鈞石銖泰一寄殷勤於我恩友其可謂至

乎其極矣適未與予額蒙。何敢怠忽重荷裁植懼無以

報稱

至於閉門不通水火乃復重以武進董氏

影日

宋黎夢得集為祖本輔之

以別興徐氏

續興八年本

卷之二

利最終更假常熟稽瑞樓陳名氏鈔本及李滄葦

一稽瑞樓與結一盧同出二中

王鳳喈等明刻中山集鈔配本

一集即公而輔初刻上兩本似

屬鈔而未校且王西北補寫之外集十卷二字遺訛誤尤為不易於稿金以

鉤頭本既非通行故其異文均未列入校錄上兩書原藏八年卷後今在南京

圖書館也

端較正誤以斠而一之其他餘力所裁正雖不當一

二數然大抵董氏本字句之訛誤及其脫漏佚文

凡屬鈔有能足徵者輒依次補綴之并據其端

由著於校錄茲謹以初本復於公庶幾中山陸

沈十年之詩若文一得返其本來面目藉能振

其本而末從知一而敵萬乎余既具終古同悲

之懷又不屑為虎唐兩闋之計以躬陷於矛楯和
心以為文章盛業由我而興神符理會按是言循
是緒而一窮其壺奧其氣渾如其勢廓如也然
則斯非所謂不貶而贏耶竊願以此枉公父斤作
之領袖俾充庭萬獲與當世之大君子共為誦誦
之賓客嘗言人之辭待扣而颺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東臺高二通頓首述

公曆一九六三年龍集癸卯閏四月

一本校錄既以董本為祖凡董本之訛誤
則以洛陽集及廣雅補結一虛兩書刻校之其勘定諸刻
之正誤則仍以董為依歸王朱二刻確為明寄
補宋刻之闕失故凡董氏有不盡然及諸刻

有可從者校錄均一勘定^之第於一是計其大畧
董之訛常在字體之間^{微體本少為人誤改文字}則^以竊易之處此
形迹顯然即吾取舍所在也^{審意明刻本前空高}
有祖本在其四明人無
舊竊改古人文家^{吾不之信}其中顯然出於鈔^二刻予及字法
之正俗爾易傳訛此乃事實耳

一校錄以古詩大家者流用字有義有法又必直本
故本書文內不取支吾而^之洞允坊俗刻一作某云
云者義不當存則扶去之惟各本所列字仍翹擇
至要存於簡末至於所校不誤之字必注明字原
來歷俾有足徵

一校錄既成九日人崇蘭館所藏寶書本集^{及宋編明本}
輔佐一處而^之書^之外暨商務印書中華傳要譜

龍石用之率均可藉校錄改正之。昔賢有言此書
若成戴之兼內故不多讓云。

高二適附記一九六五年八月重訂

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校畢 適節烏父自記



目錄

出版說明

校錄劉夢得集述

○○一

卷十三 易論

高二適疏記附

二三九

書

卷十四

二六五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二九五

卷十五 表

三〇七

卷十六 表

三一八

卷十七 表

三三三

卷十八 表

三五三

卷十九 表

三六五

卷二十 表

三七八

卷二十一 啓

三九二

卷二十二 狀

四〇九

卷二十三 集紀

四三八

卷二十四 雜著

四五二

卷二十五 雜說

四七六

卷二十六 記

四五五

卷二十七 記

四九五

卷一 古詩十七首 ○○一

卷二 古詩三十一首 ○一九

卷三 律詩三十首 ○三三

卷四 七言五十六首 ○四九

卷五 雜體詩三十九首 ○七一

卷六 送別四十六首 ○八八

卷七 送僧詩二十四首 ○一三

卷八 樂府上五十一首 ○一三

卷九 樂府下五十七首 ○一四

卷十 哀挽三十八首 ○一六

卷十一 賦 ○一八

卷十二 論 柳宗元天說附 ○二二

卷二十八 碑上

五一〇

卷二十九 碑中

五三二

卷三十 碑下 釋門銘記讚附

五六〇

外集卷一 詩

五七七

外集卷二 詩

五九五

外集卷三 詩

六一九

外集卷四 詩

六三八

外集卷五 雜詩

六六九

外集卷六 律詩

六九六

外集卷七 律詩

七一四

外集卷八 律詩

七三〇

外集卷九 表述引傳碑

七五二

外集卷十 墓誌祭文

七七四

劉夢得文集卷第一

唐中山劉禹錫著 東臺高二適校錄

古詩十七首

澤宮詩

并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
藪矢。規爵祿猶眾禽密。設持滿遡風輩。繳者數矣。有措
杯之妙。而無雙鶴之獲。輒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
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
懸貆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予爲賦澤
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於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於毫芒。我矢旣直。我弓旣良。依於

高墉罔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

微。

吳興徐氏影詔興八年本。

罔亦作因輔叢書本結一盧本均作因

全唐詩亦作因

非按詩高

墉而向用易繫上射辱於高墉獲之毋不利用罔我

不臧即詩此凡何用不臧意賓客詩文習用我字集

中屢見也此正為序文末二語注脚右作因則

清序均背矣

右澤官口詩小箇

輔叢書本均編在文

集雜著類本校錄以武進董氏影日人宗刻為

祖本原編卷之今仍之

登司馬錯故城

秦昭王命錯征五溪
蠻城在武陵沅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
臨值蘭辰周覽壯前躅慙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廢井